往 事

大唐东市乐居场

我第一次知道乐居场,是三十多年前去那里探望一位朋友。那是一个傍晚,我穿过灯火通明、人流涌动的街道,在一条逼仄的巷子里,找到了租住的朋友。他租住在一个院子的三楼上,院子不大,但至少有五六户租房者,我那时对乐居场的印象是繁华热闹,但凌乱拥挤。

再次走进乐居场是2008年,那一年的12月乐居场进行棚户区改造,我去那里帮朋友搬迁家什,满街道都是拆迁改造的横幅,街巷已面目全非,空旷的街巷里只有出出进进的搬家车。我当时就感到了乐居场的萧条、落寞和那种无奈花落去的不甘。

2020年11月,我第三次来到乐居场,昔日的印象已全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整洁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但再也难寻当初这里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

乐居场地处东南城角直对处,穿过太乙路与环城南路十字,沿咸宁西路东行300余米,右拐就是乐居场。乐居场的正北面是东关南街,它们之间只隔着一条咸宁西路。在乐居场北口,竖着一块"乐居场"的路牌,这也是拆迁改造后乐居场最醒目的标志了。如果没有这块路牌,也许若干年后,人们再也难寻昔日的乐居场了。乐居场路由北向南将乐居场分为东西两半,这条路也是以前的村道,不过,那时的村道两边到处是摊位小店,到处是穿梭人流,如今却是鳞次栉比的高楼。乐居场路中间与东市路相汇,东市路的北边有一片大空地,陪同采访的社区主任刘毓中说,这些空地是政府留着建设大唐东市遗址的用地,再往南过了东市路是新建的乐居场第2、3、4社区。

刘主任自豪地说,他们村在唐代是东市所在地。他说大唐东市所处区域大部分和乐居场重合。当时唐长安经济中心集中在东、西两市,两市分别位于都城的东南与西南方。它们与长安城中的里坊一样,都是封闭式的建筑,四周有墙,夯土板筑,墙各开二门,两市各有八门。东市由于紧靠兴庆宫,周围坊里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宅第,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市场经营的商品,多上等奢侈品,以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

关于乐居场名字的来历,今年90岁高龄的老村民马安民说,他小时候人们叫这里"乐居厂",而不是"乐居场"。老人特别解释了"厂"与"场"的区别。他说,据史书记载:盛唐时,这里是东市停放车马的地方,南来北往的购物者将骡马车辆停歇于此,人们叫"落车场"。我查阅《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也是这样记载的:明末,因地处东关南郭门外,为停放车辆、牲畜之地,得名落车场。那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什么人们一直写成"乐居厂"呢?我不解地问。马老先生笑着说,这可能是成为村庄以后,关中人的发音里"落"与"乐","车"与"居"同属一个读音,人们就将"落车场"改成了"乐居场"。至于什么时候由"场"改为"厂",马老先生也说不上具体时间。不过,他说以前村里的老人有个说法,叫"有房为厂,无房为场"。笔者也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的《辞海》中看到,"厂"的解释中也提到"棚舍",而"场"的解释中也提到"平坦的空地"。老人说从清末到二十世纪80年代都沿用"乐居厂"的写法。二十世纪80年代后,"乐居厂"又改成了"乐居场",他为此和村里12名老人还给相关部门写信,探讨过"场"字使用是否准确,市民政局也给出了答复。

生于1932年的马安民,祖辈六代人都居住在乐居场,但他也不清楚乐居场成村于何时。不过他说,清嘉庆年间《咸宁县志》就有乐居场堡的记载。他也记得小时候的乐居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大堡子,堡子被城墙围着,一条南北村道将堡子分为东西两半。堡子里有四条巷子,马路西侧为西巷,因居住着以售卖挂面闻名的八户人,又叫八家巷、挂面巷,有单独的堡子围墙。马路东侧为北巷、中巷和南巷,三个巷子合有一个堡子围墙。巷口各有涝池,以防涝蓄水,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在涝池里洗衣洗物。四条巷子共修有5个堡子门楼,北巷门楼悬挂着"真武阁"牌匾,该牌匾是明真武年间皇上手书门匾。中巷有东、西两门,西门楼悬挂着"兴隆堡"牌匾,据探讨,这个牌匾十有八九是当时的村名,东门楼悬挂着"紫气东来"牌匾。南巷门楼上有"安逸门"三个字的大匾,寓意"安全门" 马老先生说,当时村子南北方向还有两座庙宇,村北的庙宇叫"老爷庙",也称"关公庙",庙内供奉着关公像,供村民祭拜祈福。后来,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城时,他们的军队就曾驻扎在乐居场村,因部队做饭要用木材,就把庙内大殿房屋的房梁、木柱子和椽等木材全部拆除,只剩下砖砌的关公老爷神堂,庙宇也逐渐毁弃。

乐居场旧景。 陶浒 绘

村南的庙宇叫"皇家庙",也称"南头庙",庙内建筑气势磅礴,屋脊上都是琉璃瓦,两侧墙上有彩绘飞天龙画和送子娘娘。中央建有三间房屋的大雄宝殿,殿里有释迦牟尼大佛坐像。大殿后面东侧,有一佛爷洞,洞里有一尊弥勒佛,洞壁用砖砌成,洞深十余米,有蛇有老鼠,夏天还有蚂蚱乱蹦乱跳。传说夏天人将耳朵贴在洞北边的墙壁,可以听到哗哗的流水声。

"皇家庙"也一直是乐居场村民过忙罢会的地方,每年农历七月初一前后,为庆农业丰收,都要在"皇家庙"门前举行三天庙会,白天演木偶戏,晚上演牛皮灯笼戏、唱秦腔,热闹非凡。

马老先生说,现在的乐居厂小学就是以前的"皇家庙"。他说民国时期,中巷有位热爱教育事业的武作栋老先生,以"皇家庙"大殿为基础办起了私塾学校。庙宇的神像不能拆除,武老先生请木匠将神像用木框隔离圈起来,中央留有两扇小门,作为村民祭拜的通道。学校设1至4年级,分四个班,分时上课。起初只有五六个娃,后来发展到100多名。除本村外,还有刘家庄、王家村、李家村的学生。再后来,民国取消私塾,建立学校体制,这所私塾便改为"乐居场初级小学校",武作栋老先生成为首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拆除了庙内大殿,盖起了砖瓦房教室,增设了五、六年级,学校也由民办公助改为公办高等小学校。今天的乐居厂小学就是由此演化而来。

新中国成立前,乐居场归咸宁县所管辖,有村长、保长和甲长,是一个人多姓杂的村子。马安民老人说村里的大姓主要有康家、安家、雍家和王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年底在拓宽和平路和建国路时,政府将城内的大部分居民拆迁安置在乐居场的东边,人们习惯称为"东新村"。当时迁来的居民大多为河南籍,新建的房屋多为茅草房,后又建成砖瓦房。二十世纪90年代,大多数又改建成两层或三层楼房,除了自己居住外,多余的房屋用于出租。

新中国成立后,乐居场由四条巷子变成了六条巷子,路东是二、四、六巷,路西是一、三、五巷,东新村划归四巷。人民公社化时,村里成立了乐居场大队,辖5个小队。此时,全村已有人口1000余人,土地数百亩。大队又陆续开办了村北企业粉条厂、豆腐坊、豆芽菜坊、苹果园、五金厂、面包房、锁子厂等。1975年人民公社化二级核算时,乐居场又将5个小队合并成一个大队,结构形式继续为粮、菜农。1979年,乐居场1、2、3、5小队改制为碑林区乐南村,4小队改制为碑林区乐北村。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乐居场也和全国的农村一样,分田到户、土地承包、个体经营。沿街的门面房逐渐对外开放,做起了生意。有租下开旅馆、开饭馆的,也有租下作小卖部、开商店的。乐居场开设的第一家门面店铺就是白玫瑰理发馆,当时由大差市白玫瑰理发店的退休师傅在此经营,生意非常兴隆。20世纪90年代初,乐居场二巷家家开起了旅馆,经营旅游业,当年的生意相当红火。

由于国家建设需要,乐居场南村和北村分别于1987年、1994年撤村转户,随后,乐居场东村、南村、西村、北村居委会相继诞生。2000年10月,乐居场社区成立,乐西、乐北两个居委会合并为乐居场第一社区,乐东、乐南两个居委会合并为乐居场第二社区。

行走于乐居场,我感慨于千年前盛唐的东市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街头漫撒的落叶,用尽了一片萧瑟的枯黄摇曳着自己无言的沧桑,远古的驿站没有了,街头的车声却仍萦绕耳旁;繁盛的东市不在了,辉煌的余音却并未完全灭失。如今,时光退去了往日所有的韶华,曾经无论怎样的富有也都在弹指间成为历史的追忆。 □冯兆龙

民 俗

消失的夏收物件

在彬州一带,以前夏收叫"龙口夺食",意为夏收时节最为紧张忙碌,俗语云:"六月麦黄,绣姑娘下床。"不常出门的绣花姑娘都要参加夏收。那时,没有收割机,全凭人力收割、碾打、入仓。

在这个过程中,农人使用的物件很多。

镰刀。镰刀由木架子、镰刃组成。木架子像个"7"字,上面一横朝下斜钉有几个尖铁片,在一横和斜竖交叉的角上,斜钉有一截铁片,镰刃一头插进去,另一头卡在尖铁片上,就成了一把镰刀。进了黄透的麦地,弯下腰,左手攥住一撮麦,右手握镰把,从前往后一挥,麦子就割下来了。依此方法,不停向前割。边割边把麦子捆成捆。

掮担。一片麦子割完了,看看到了吃饭时间,就把两条粗绳分别铺开放在两边,把捆好的麦子提上几捆放在一边绳上,捆成一大捆,同样在另一条绳上捆上一大捆麦子。然后,从地上捡起掮担(两头一样尖的扁而平的长棍),一头插进一边麦捆的"腰窝",用手举起来,另一头插进另一麦捆的"腰窝",用双手抓住这边的麦捆往上一提,两边的麦捆就平行了。掮担中间搁在人的肩上,人就挑着回家了。

架子车。除了用掮担挑麦外,农人还用架子车拉麦。一般在山坡沟谷架子车不能去的地方用掮担挑,在平地路宽的麦地就用架子车拉。

碌碡。碌碡是用石头做成的短圆形的碾麦工具。在麦场摊平的麦子上面,一头大黄牛拉着碌碡,在农人的吆喝下,慢悠悠地转了一圈又一圈,这就是用碌碡碾麦。

木杈。木杈就是一根长木棍一端伸出几个弯曲而尖的柄,就像伸出的手爪一样。木杈摊麦场、翻麦场、挑麦秆、摞麦秸垛都用得上。

推板。一根棍子头上横着钉一片长木板,就是推板。场上的麦秆挑完后,就用推板推麦粒,推成一大堆,等待扬麦。

木锨。木锨跟铁锨形状一样,不同的是木锨是用木头做的。碾场时,可以用木锨推麦,也可以用木锨扬麦。

麻包,也叫麻袋。用木锨把带皮儿的麦粒扬净后,就开始把麦粒装进麻包里。一麻包装满后,就用细绳扎住袋口,放在一边,再装第二个麻包。把麦场上的麦子装完后,再数袋子,估量着一年的收成。

□杨明

远去的扬场

关中地区的夏收自芒种前后依次展开,到夏至前基本就结束了。在机械化尚未普及的年代,麦子从成熟到入仓,可谓"龙口夺食"。割、拉、打、晒、扬、藏,一道工序都不能少。最苦最累的是割、拉、打、晒,几乎在战天斗地,稍不留神,一年的收成即泡在了雷阵雨、连阴雨里。扬场和入仓,相对前几道工序缓和多了,依然要流下足够的汗水,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才能确保颗粒归仓。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拖拉机转圈碾轧两小时带秸秆的麦子后,大人们用杈起掉碾过的秸秆,推耙、扫帚将秸秆下的麦子堆成一堆,进入下一道工序——扬场。

碾过的麦子里有很多杂物,麦慷和麦秸,需要把这些东西给筛选出来,具体过程需要一个有风的天气,然后一个人拿着木锨,啥叫"木锨"?木锨,锨头是近于方形的薄木板,锨把是圆圆的木棍,锨把头部是方形木,中间锯有空槽,厚度与锨头顶端差不多。将锨头板插入锨把空槽,以钉固定,即可使用。木锨头比一般锨头大,所以民间有句俗语:"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边。"木锨很轻,其板质软,锨头一般用桐木制作。扬场为什么用木锨而不是铁锨?一是铁锨较重,持续往空中抛麦粒,时间长了累人;二是木锨头轻,面积大且平,易将麦粒扬散均匀;三是木锨质软,锨头平,不会将麦场皮层铲破。站在麦子堆前,一锨一锨地将麦子扬起来,风会吹走麦糠和麦秸,麦子会落下来掉在脚边。

扬一阵后,需要用大扫帚把里面一些大的杂物给"扑"出来,也就是扫出来,有些太大的,风是吹不动的。如此反复,一直把麦子里的杂质全部清除出来。扬场是个技术活,不是什么人都能扬的,老把式扬起来后,麦子是如一把扇子那样散开的,没有经验的人扬就是一堆或者一条,麦粒不散开,里面的杂物便吹不走。扬场的工具有了,还需要等风的到来。夏收时节,陕西关中地区的风多在凌晨或傍晚。

进入新世纪后,过去的泥巴路变成了干净的水泥路,健身广场走进乡村,曾经的晒麦场变成了农家菜地。过去十天半个月的三夏大忙缩短倒两三天,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联合收割机将以往的"割""打"两道工序合二为一,麦子晒干后,支起扬场机,两三个人配合,不到两小时,含有杂质的麦子就被扬场机吹得干干净净,以往披星戴月等风扬场的场景一去不复返。 □雷焕

鉴 藏

青铜器上镌刻的亲情

千百年来,父爱一直是人世间最深沉最厚重的情感,时代变迁的过程中,人们相互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及载体不尽相同,但情通古今的主题却是一脉相承的。由此上溯到西周时代,那些冰冷的青铜器上,曾经镌刻着炽热而温馨的殷殷父子之爱、绵绵父女之情。

伯矩鬲(lì)

如今珍藏在首都博物馆的伯矩鬲,是一件极其珍贵的西周重器。

该鬲通高33厘米,口径22.9厘米,1974年于北京房山区琉璃河251号墓出土,在盖内和器身内壁,铸有两段相同的铭文,共15字:"才戊辰,匽侯易(赐)伯矩贝,用乍(作)父戊尊彝。"大意就是:"在戊辰时,燕侯赐贵族伯矩一笔钱,伯矩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铜器,以此表示对其父的纪念。"鬲是古代煮饭用的日用器,其形状一般口沿外倾,三足中空,便于炊煮加热,鬲的出现,说明人类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对饭食有了本能讲究和基本要求,也从侧面佐证了那个时代,先民们就开始广泛享用熟食了。

在精彩纷呈的周王朝青铜器中,鬲的数量总体其实相当有限,因而有关亲情铭文的鬲更是凤毛麟角,尤为显得珍稀。此器周身以牛首为主要图案纹饰,造型十分精美华丽,线条雄浑遒劲,立体感极强。整件器物系立耳、三袋形足,有平盖。鬲颈部由一圈别致规整的夔(kuí)纹环绕。在器腹连三袋足的体积感最强的部位,分别装饰以大型的浮雕牛首,牛角尖端凌然突起于器表。器盖上前后对称地饰一对同形的牛首,牛角翘起,与鬲耳两两相抵,遥相呼应。在两牛首相接的中线位置铸一环钮,钮的两面饰一小形的立体牛首,令人啧啧称赏的是:全器周身装饰立体与浮雕的大大小小牛首竟然总数达到了7个,甚为罕见。

这件带有详细文字记载的鬲,当属一件精心打造的礼器。细细品读伯矩寥寥数语,不禁令人心生感动,用燕侯赏赐给自己的重金,虔诚打造祭祀重器来纪念自己敬爱的父亲,伯矩对父亲一腔拳拳赤子之心,由此即可窥之一斑。

兽叔盨(xǔ)

199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上村岭虢(guó)国贵族墓地抢救性地发掘了一座女性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特别是其中的一件因铭文而命名的兽叔盨,格外引人瞩目,器身椭方形,弇(yǎn)口,垂腹,兽首耳有螺角;盖可卸置,盖上两组不相连接的翼形纽;矩形圈足外侈,前后两侧有弧门形缺口,沿部饰带状重环纹,由中线分左右,器、盖中部饰瓦纹,盖顶饰夔龙纹,其中心兽目突起,扉棱饰云纹,圈足饰垂鳞纹,器底有斜网格纹。通高20.4厘米,口长16.5—23厘米,腹深9.3厘米,盖深5.6厘米。

此件兽叔盨最让人怦然心动之处便是它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女儿深沉的爱。盨盖有四足,可以让器盖反过来平放盛物,盖对铭,共4行33字(含重文2字),自右自左为:"兽(单)叔奂父乍(作)孟姞(jí)旅须(须),用盛、稻、焦、糯、粱,加(嘉)宾用享,有食则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兽,在金文中写法同单,应是西周诸侯国名或氏族名。叔奂父为作器者的字。孟姞,应是姞姓贵族单叔奂父的长女。

从铭文可知,这件精巧的铜盨是单国贵族为女儿嫁到虢国所量身铸造的陪嫁之一。作为父亲的掌上明珠,女儿的婚事自然是父亲心目中的大事,她的嫁妆一定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宝贝,且要把父亲对孩子以及子孙后世的朴素真实的美好祝愿全部浓缩在字里行间。

可见不管时光如何更迭,在天下的父亲眼里,最好的东西一定要留给心爱的女儿,这样的情愫,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淡却与改变,父亲对儿女的牵挂,儿女对父亲的依恋,赓续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亲情主题。 □王英辉

杨爵拜水景点。

杨爵拜水

相传在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6年)以前,蒲城县南紫荆原下卤阳湖一带四季如春,荷香鱼肥。加上这里有一个清廉为民的好县令杨爵,百姓们过着平安富足的生活。

就在湖畔百姓享福的时候,朝廷里一道圣旨出京,让各州府县积极准备来年清明迎驾桥山祭祖。从北京到黄陵,蒲城是必经之路,这可急坏了县令杨爵。他一是怕皇帝经过蒲城发现非旱塬薄收之地,有欺君之罪。二是怕苦了老百姓,因为湖畔百姓都要替全县旱地农民代缴部分粮款,如果朝廷加了粮差,今后百姓的日子怎么过?杨爵思来想去,彻夜不眠,但还是没能想出好的办法。

有一天晚上,风清月明,杨爵穿便服出城散步,不知不觉走到南原,来到湖边龙王庙前的老柳树下,他望着湖泊中渔舟灯火一片,心中感慨万千,觉得自己身为朝廷命官多年,上对不住朝廷俸禄,下对不起黎民百姓。皇帝近日一到,百姓灾难即起,自己丢官是小事,百姓的安危是大事。想到这里,杨爵流下了眼泪。此时他心中一急,提袍跪地,面对湖面说:"龙王在上,蒲城县令杨爵为救卤阳湖湖畔的一方百姓,宁愿弃官受罚,也不忍百姓受害。望龙王能上奏天庭,在皇帝到来之前暂息湖水三天,让百姓和杨爵躲过此难。"说完之后,杨爵叩头不已。说也奇怪,就在杨爵拜湖的第二天早晨,卤阳湖里的水日退了数十里,三天之内百里湖水退尽。湖底经过暴晒,到处白茫茫一片,因此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卤泊滩。

没想到,为黎民百姓着想的县令杨爵并没有因为拜水救民逃脱朝廷的惩罚。随驾官要过路钱,杨爵坚决拒绝,不久便被罢去官职。当地老百姓不忘杨爵,便将杨爵拜水这个故事流传下来。 □李飒

钩 沉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